

# 井冈山斗争

井冈山，一座风景秀丽的山；井冈山，一座经历过革命斗争血与火洗礼的山，一座神奇的山。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切而生动地告诉你发生在  
这座山上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一个又一个传奇人物……

曾宪文 刘晓农 编著



Jinggangshandouzhengshihua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 史话

井冈山斗争

jinggangshandouzhengshihua

史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冈山斗争史话/曾宪文,刘晓农编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4

ISBN 978-7-210-03601-2

I.井... II.①曾...②刘... III.井冈山斗争(1927~1928)—史料 IV.K263.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618 号

**井冈山斗争史话**

曾宪文 刘晓农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80千 印数:1-5000册

ISBN 978-7-210-03601-2/K·475 定价:18.00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 一、霹雳一声爆动         | 1  |
| 二、文家市变计          | 8  |
| 三、莲花转兵           | 14 |
| 四、神奇的改编          | 21 |
| 五、古城定策           | 27 |
| 六、旗帜插上井冈山        | 34 |
| 七、红色军校           | 41 |
| 八、绿林新生           | 45 |
| 九、打茶陵，“虎口”遇险     | 54 |
| 十、枪杆子里出政权        | 60 |
| 十一、三月春寒          | 67 |
| 十二、南昌起义军余部赣南“三整” | 73 |
| 十三、两军不约而同的联络     | 80 |
| 十四、湘南接应          | 86 |
| 十五、井冈山会师         | 92 |

十六、红四军两破“进剿”	98
十七、毛泽东“一大”释疑问	105
十八、毛泽东、贺子珍的情缘	111
十九、红色浪潮——分田运动	118
二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23
二十一、七溪岭上败“二羊”	130
二十二、理服“钦差大臣”	137
二十三、冒进湘南“走麦城”	143
二十四、永新困敌：群众战争的奇观	148
二十五、迎还大队，回师井冈	154
二十六、黄洋界上，众志成城败湘敌	160
二十七、井冈山“洗党”	167
二十八、辟建军事根据地	173
二十九、八角楼的灯光	180
三十、红四军新城整训	187
三十一、红五军上山	194
三十二、柏路定计：“围魏救赵”	200
三十三、挺进赣南，艰难的征战	208
三十四、井冈鏖战	216
三十五、井冈山失守	221
三十六、创建更多更大的“井冈山根据地”	227

## 一、霹雳一声暴动

中国的广大农村,每年九、十月间的秋收时节,都是农民与豪绅地主发生激烈斗争的阶段。农民收割稻谷,地主便抓紧时机催租抢粮,恶似虎狼,打死人命是常事,农民愤而反抗亦为普遍。利用秋收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已成为一种斗争特征。

1927年的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

这一决定是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新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的。陈独秀被停止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7月中、下旬,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工农回击国民党反动派;二是将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武汉与南京之间的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开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被逼到唯有武装反抗方能生存下去的境地。

1927年的3月至7月,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新军阀无耻地背叛了革命,反过手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而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之同流合污,以“分共”的方式实现了“宁汉合流”,先后在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杭州、重庆等地进行了血腥的反



革命大屠杀。根据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完全统计,自1927年3月到翌年的上半年,全国各地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在反革命的腥风血雨的摧击下,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有的自动脱党,有的叛变投敌,共产党员的数量由将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而工会会员则由300万人锐减为几万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遍洒各地,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刊物载文说:“今日的中国,要算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

针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敌人的屠杀面前一味妥协的投降立场,共产国际为要扭转中国革命危如累卵的局势,紧急指示中共改组中央政治局,抛开陈独秀另起炉灶。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和发动湘、赣等省的秋收暴动,就是首先要烧的两把大火。

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六天后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了陈独秀的职务,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临时政治局在8月9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定彭公达与毛泽东回湘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彭为省委书记,毛为中央特派员,对湖南的秋收暴动负全权之责。

为要贯彻“八七”会议的新决策,赶在秋收之前部署好全省的暴动,中共湖南省委紧张地进行着筹划,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暴动的区域。

彭公达等人开始提出了一个四面开花的全省暴动计划,主张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全省范围内同时举行暴动,并提出毛泽东到湘南独当一面。

对于彭公达等人这种不切实际、偏于狂热的主张,毛泽东、夏明翰、易礼容等省委常委都表示反对。他们不赞成这种脱离自身力量、不顾客观条件的盲动倾向,极力主张从实际出发,缩小

范围，集中有限之力在湘中区域举行暴动。对于这一点，彭公达在1927年10月8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

那么，究竟是四个中心全面开花，还是只搞湘中的一个地方，实行一点突破？在省委的几次会议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激烈。省委的常委们毕竟是明智的，夏明翰、毛福轩等人对“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加以切实计算，让彭公达等人意识到确



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实不可好高骛远，否则就会使本来有限的力量更加分散，决然无法取胜，还是脚踏实地为好。省委8月30日的常委会议确定，“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即以长沙为中心，在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等地发起暴动。

省委这次会议还对暴动的领导机关、日期、口号、宣传等作出了决定。会议决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

毛泽东对这样的决定感到满意，他是坚决反对不自量力而盲目行动的。他还在几次省委会议上强调，暴动光靠农民的力量不行，必须要有军事的帮助，至少要有两三个团的兵力。这位中央特派员多次讲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曾这样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护卫政权。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那是自欺欺人的话。”

毛泽东在讨论全省暴动时对几个重要问题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这在后来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这时



候的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农民的重要性、革命力量应该退却“上山”等，都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考虑，已经走在党内很多人的前面，或者成为党内的第一人。

8月31日晨，毛泽东由其弟毛泽民护送，乘火车去安源部署武装起义。途经株洲时，会见中共株洲镇委宣传委员、株萍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朱少连和湘潭东一区区委书记陈永清等。毛泽东传达了省委关于暴动的布置，并了解株洲各方面的情形。

9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朱少连陪同下到达安源，与中共安源市委接上联系。中共安源市委是这年8月中旬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由特区委改组的，刚从湖南调来的曾是湖北省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的蔡以忱任书记，前特区委书记宁迪卿、宣传部长杨骏为委员。省委的意图是以安源市委为湘东赣西秋收暴动的领导中枢，负责对萍乡、醴陵、莲花各县的秋暴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安源路矿组织工人武装。

9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安源的张家湾工人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对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进行布置。参加会议的除了蔡以忱、宁迪卿、杨骏外，还有几天前奉命赶到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以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他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即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传达湖南省委对于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暴动的部署；接着，向与会者了解各地的军事情形和暴动准备工作。潘心源报告了浏阳、平江两县的农民进入江西后，与卢德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分别在修水、铜鼓待命休整的情形；蔡以忱报告了安源市委在路矿把矿警队争取过来，已有千余人枪的情况；王新亚报告了赣西宁冈、永新几县工农运动的大致情形，包括袁文才、王佐农民自卫军于7

月中旬攻打永新县城，救出80多名被捕共产党员的经过。

会议围绕着军事问题和整个秋暴的行动计划，展开了详尽的讨论，作出三方面的决定。

一是确定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军事建制。所有参加起义的武装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团，第一团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加上平江工农义勇军和湖北崇阳、通城的数百农民自卫军，计有2200余人，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及萍乡、安福、永新、莲花、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编成，计有1600多人，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加上警卫团一个营组成，也是1600人枪，团长苏先俊。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已赴汉口向中央请示行动未归，其职务另予考虑。

二是确定了各路部队的行动计划。起义部队分为三路向长沙进击：第一路（第二团）攻取萍乡后再击醴陵，沿铁路线向长沙行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县城后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击，发动浏阳的农民在四乡暴动，再汇成大队人马直逼长沙。

三是建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各团的团长、党代表及师部军事主官均为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为秋收暴动最高领导机关，按照中央指令，前委进入哪个省的境内，即受该省省委节制。

会议还对起义部队的退路作了考虑，提出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起义失利被敌军断绝退路。正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王新亚提出，要是我们打不赢的话就跑，跑到赣西的宁冈去，我有两个老庚在那儿，一个是袁文才，一个是王佐，他们那儿住得下千军万马。这在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了印象。

张家湾军事会议，贯彻落实了“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的决议，具体部署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行动计划。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信的形式向湖南省委报告情况，并特别提出，长沙暴动要

与前方军事行动相配合，否则会失败；相约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湖南省委接到毛泽东来自安源的急信，于9月8日发出《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命令》要求“各地赶紧动员，限于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指令“安源决于11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应特别加紧工作，即于11日齐发动”。

安源的工作安排就绪，毛泽东由潘心源和党员易绍钦陪同，于9月6日前往铜鼓，领导第三团的起义行动。

安源至铜鼓隔有200余里。毛泽东等三人沿萍乡、浏阳的边境走了一天半，到得浏阳境内的张家坊，竟被当地的反动武装团防队抓住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被抓遇险；所幸他身上带有十几块银洋，给了押送的团丁八块，团丁有意放他逃走。毛泽东走不多远，又被别的团丁发现，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若是他稍一伸腰抬头，就不偏不倚打在了头上。毛泽东赶紧跑到转弯处一个水塘边，在茂密的草丛里藏了起来，幸亏团丁们没有搜出他。毛泽东躲至黄昏，进到一座山冲，遇上打柴农民陈九兴，自称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陈九兴带着毛泽东走过了“鸡鸣三县”岔路多条的绞车坳，向山下的铜鼓排埠赶去。

毛泽东在排埠住了一宿，次日上午来到铜鼓县城，向人打听到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部设在肖家祠，便找到那里。两个站岗的战士不让他进去，毛泽东在旁边店里借了纸笔，写上“前委毛泽东来见”几字，要哨兵交进去。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看了纸条后，立时出来迎接。

这天正是中秋节。毛泽东在肖家祠召开第三团排长以上干部会议，苏团长首先向干部们介绍：“他是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又是党的前委书记，大家可以称他毛委员。现在，请毛委员讲话。”

一阵鼓掌声后，毛泽东传达中央及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

的指示精神。前委书记充满豪气地道：“这次暴动，我们有正规军队，也有农军，人数达5000余众。而比这个力量更为强大的，是湘赣边界广大农民群众，他们会同我们一起向反动派开战的！”

毛泽东挥动手臂接着说下去：“今天是中秋节，又叫团圆节，我们这么多人团聚在这里干什么呢？就是拿起枪杆子举行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贫苦工农自己的政权！”

干部们的情绪受到感染，个个心情激奋。他们听到毛委员宣布“明天举行暴动”后，热烈地鼓起掌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按照湖南省委的指令，9月9日，以破坏铁路为标志，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序幕拉开。同一天，从汉口赶回部队，由前委任命为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第一团授旗。这面以镰刀、铁锤为标志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战旗，是师部参谋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共同设计、制作的。鲜红的旗帜升起，标志着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所说的“工农红军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

才情横溢的毛泽东，看到起义军所到之处，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奋勇参战，不禁引发一腔豪情，吟词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 二、文家市变计

狂飙起处，地动山摇。工农革命军的各路部队从9月10日起，按照作战计划各自展开行动。

师部所在的第一团、第四团，任务是夺取平江县城后，切断长沙至岳阳的铁路，配合其他部队围攻长沙。

这一路的起义军不是一个团吗？怎么跑出个第四团来？话得从师长余洒度说起。他未通过前委，擅自收编了一支国民党的溃败部队。早在南昌起义前夕，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汉口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遂转至修水，在平江农军配合下攻占了修水县城，守敌邱国轩部逃到渣津。余洒度时为警卫团一营营长。他了解邱部有七八百人枪，秋收起义前夕，便萌生了将邱部收编过来的念头，又是写信又是派人劝降。善于见风使舵的老行伍邱国轩权衡得失后，答应收编，被编为第四团，邱为团长。

第一团于9月11日向平江的军事要冲龙门厂行进。按照师部的布置，部队入湘的首战是歼灭驻在龙门厂的唐生智独立营。起义军占领龙门厂后，翌日继续向长寿街15里的金坪攻击，邱部在一片枪声中派人来报，称前方发现敌人。钟文璋接报后，亲率第一团第二营向前猛扑过去，不料在西翼突遭袭击，第二营几近覆灭；就连在后跟进的第三营也有损失，所押运的辎重和军费全被抢去。原来，在此袭击第一团两个营的敌军，竟是邱国轩第四团！土匪成性的邱国轩，见在龙门厂缴获了一批弹药和几箱银元，顿起歹念，在第一团毫无戒备的情形下突然下手，致使第一团遭受重创，辎重尽失。钟文璋见部队损失惨重，深感内疚，痛哭出走。

战讯报到师部，余洒度大为吃惊，派人收集部队，准备再打长寿街。于前几天赶回部队，被任命为总指挥的卢德铭，提出一团折损严重，兵力不足，不可再入长寿街，应即退回修水，并向前

委报告战况。余洒度只得服从。

第二团于9月10日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该团事先派了爆破队潜入城中欲炸开城门，不料被敌人发觉，失却偷袭机会，只得转为强攻。战斗一天未能克城，团长王新亚决定放弃萍乡直攻醴陵。醴陵的两营守敌挡不住第二团及上千农民的攻势，弃城而逃。第二团与地方党组织在县城建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醴陵分会。

起义军攻占醴陵，使湘敌感到震惊，速派张国威部、王东原部从三面夹击围城。王新亚趁浏阳守敌已出城与第三团作战，遂率部队转攻浏阳，于9月16日攻克浏阳县城。王新兴不是布置部队在城外警戒敌军，而是忙于向商人筹款，疏于防范。

敌张国威部得知浏阳丧失，于17日下午派一个团加上宁乡之敌与平江第八军一个营，自西、北两个方向攻来。入夜时分，毫无准备的第二团官兵正在开饭，战斗打响后仓促应战，被打得七零八落，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王新亚带着数百人突出敌围，退到30里外的岩前时，只剩下120余人枪。是晚王新亚颓然出走，去向不明，此后没有了他的音讯。

毛泽东所在的第三团于9月11日离开铜鼓向浏阳的白沙挺进。驻于白沙的一个营敌军稍作抵抗便逃往东门市。第三团乘胜追击，夺取该镇。团长苏先俊见二战皆捷，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并未派出部队在有利地形担任警戒。

9月14日上午，败退之敌周倬营联合敌第八军两个营，快速向东门市攻来。第三团正在围山书院召开群众大会，从仙人庙方向袭来的敌军首先抢占了书院左侧的制高点羊脑山，架起机枪向山下射击。毛泽东下令掩护群众撤退，要苏先俊派部队从羊脑山右侧绕攻上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奉命担当任务的第二营以伤亡七八十人的代价，夺得山头，使战局稍有转折。毛泽东见敌军实力超出起义军，为保存力量，下令部队退出战斗，向上坪方向撤走。

湖南省委寄予厚望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从爆发之日至第六天，战局就非常明显了。由于起义军兵力不集中，每个团攻打一个县城，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加上王新亚、苏先俊等军事主官麻痹轻敌，疏于戒备，造成重大失利，以至于全团覆没。难怪苏先俊在9月17日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讲到：我军“军威因之不振”，“竟致溃不成军”。

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军事上迭遭失利的工农革命军，尚在四面而至的敌军包围之中，处境极为不利；这是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的。

从东门市退出的第三团当晚宿在上坪，毛泽东住在农民陈锡虞家。翌日上午，师长余洒度派出的师部联络员找上来了，向前委书记报告了第一团的情况。金坪失利的战讯让毛泽东、苏先俊等人心情都很沉重。

毛泽东在陈锡虞家先是面壁而坐，又在屋里吸烟踱步、沉头不语。一个多小时后，他出到屋外，对苏先俊说：“而今已成这个局面，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退到浏阳的文家市再作计议吧。”他见苏先俊犹疑未附和，又道：“文家市处在湘赣边界，倘若敌人打来，我们进退自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强敌。”苏先俊听到这儿才点头。毛泽东对他吩咐道：“我们在这儿等一两天，你派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人先行，任务是打掉文家市的团防队，备办粮食。”

毛泽东和第三团在上坪等了一天半，9月17日下午才见第一团与师部赶到。原来余洒度执意要再打长寿街以振奋军心，被卢德铭劝住了。前委的信由联络员带回去，余洒度看了心里老大的不悦；倒是卢德铭爽快地说：“退到文家市也好，免得再吃败仗。”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师部与第一团、第三团先后到达文家市。让毛泽东、余洒度悲中有喜的是，在浏阳被敌打散的第二团，还剩有爆破队在内的百余人，由杨明带领闻讯后赶来文家市。起



义部队尚有1500余人。

看到部队会师一处，毛泽东自然要考虑下一步的去向，他决定召开前委会加以讨论。师部参谋何长工奉命找好开会的地方。

当天晚上，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所剩的五名委员聚在一起开会。这支刚刚诞生不久的工农革命军的前途命运就要由他们来决定。

余洒度首先报告暴动以来的战况。毛泽东听了后，带着检讨的口吻说：“这次暴动的军事布置，是不该分散兵力，一个团打一个地方，结果平江没能打下，浏阳也守不住，各路部队都损失不小。下一步当怎样行动，由大家定夺吧。”

众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沉默了几分钟后，余洒度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按原计划干吧，再打浏阳直攻长沙！”

对于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留下的文献记载仅有余洒度、苏先俊二人的报告。余在1927年10月19日的报告中，写有“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有把握）”这句话。

余洒度在作了再攻浏阳打长沙的表示后，感慨道：“此次失败，主要在于没有反攻，以一团为例，在金坪遭到邱匪袭击，虽然辎重尽失，人马也有所损失，但还有两个营的兵力，若继续打长寿街是有把握，可是偏不让再打！”

余洒度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只是顾及老团长的面子，才没有点卢德铭的名。

待余洒度说完，苏先俊接上说：“余兄所言有理。如今兵合一处，当再攻浏阳，目前要挽回败局，只有复攻浏阳，舍此别无良策。兵贵神速，明日就开始行动！”

卢德铭，这位素来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受到叶挺赏识的原第一团团长，的确一再劝阻余洒度不能再打浏阳。此间他听了余之所言，正要解释一番，却见毛泽东摇头说道：“我看未必能再打浏阳！”

毛泽东以湖南口音接着说：“余师长、苏团长同言反攻浏

阳,不晓得想过没有,我们还剩有多少人枪?参谋处的统计是,包括伤兵在内才1600余人。而浏阳的敌人呢?张国威屯兵两个团在那里固守,另外还有一个团在宁乡,这还不包括各乡清乡局、团防队的千余人。我们这点人马打得下浏阳城?我看再打浏阳危险得很,会把这点人马全部断送!”

余洒度带着咄咄逼人的口气反问道:“这次秋暴,省委以及中央制定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怎样执行?”他说到这里,提高嗓门,“难道我们打了几个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军队不敢进攻,不敢打仗,还叫什么军队?”

苏先俊也附和道:“是啊,打了败仗就一退而去,放弃进攻,这叫什么革命军队?气只可鼓不可泄,浏阳的敌军怕不到哪儿去,白天打不下城池,还可以夜袭嘛。”

苏先俊话音刚落,毛泽东严肃地说:“向敌人进攻,要看怎么个攻法!知己知彼,这是起码的用兵之道。浏阳城就这么容易打下来么?既然明摆着打不了,做么子要蛮干下去?”

苏先俊一时无以对答。

久经战阵的卢德铭听了毛泽东所言,心里打了个激灵,暗自赞叹:“这毛委员不是军人出身,却很懂用兵之道呀!”想到这里,他说道:“毛委员所言值得考虑。我们就剩下这么一点人枪,再打浏阳很难取胜,弄不好要吃大亏!”

余洒度、苏先俊听了卢德铭所说,肚里窝着一股火。余洒度端起腔调问毛泽东:“浏阳打不得,长沙更不用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道:“下一步嘛,当退到湘南的汝城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激动地继续说道:“为保存实力,只有撤出这四面受敌的浏阳,退到湘南汝城去占据湘粤大道,策应贺、叶北出广东。”

“省委乃至中央那里,我们怎样交代呢?”余洒度表示没有